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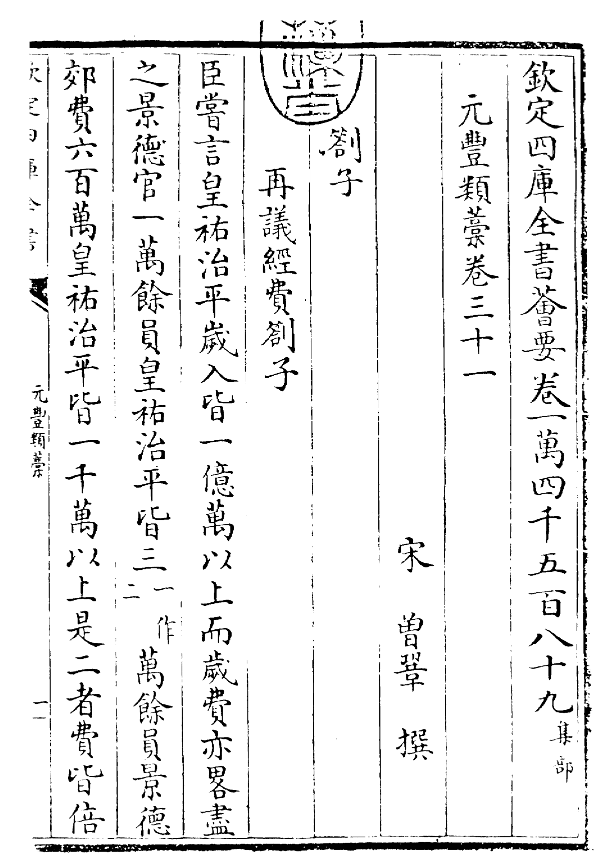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九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

宋 曾鞏 撰

劄子

再議經費劄子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一作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

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葢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

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别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

入之籍較一作校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閒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

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遜司事務劄子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修定官制令百工庶務類别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羣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適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滞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彞倫庶政叙行於下内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别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属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巳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巳盖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内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决其當屬郎員外郎其當屬尚書侍郎其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别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别之司所隷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内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仕一作仕不

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適於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咼新於上而彝倫庶政敘行於下内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

事劄子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令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跂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絶其於督察漏畧檢防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

者亦皆當鉤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絶異時追究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劄子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葢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

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廵守四方則皆修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説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所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

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羣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羣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内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為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道劄子

臣修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令略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定例者須

俟著撰之際徐更隨宜俟書成日為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略具條目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已上更不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吏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修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曽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其有嘉言善行歴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今來所修國史須合收採

載述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畧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愽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為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為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

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爲委官以官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内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畧文狀連申

一中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録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

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録外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宫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册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麗世次劄子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

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

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来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来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

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黄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對即諭以俟歸本國討尋記録因向後别使人附來

高麗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豐四年滅朝鮮置元菟郡以高句驪為縣屬之騶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逐皆出塞為寇歸咎於騶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更名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其正號史不著其名莫來裔孫宮立殤安之間寇遼東宮死子遂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宮死子伯固立伯固死子伊夷模立伊夷

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頻寇遼東弗利死子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為平州牧晉孝武大元十年也釗曾孫璉立晉太武時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南史云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神龜中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中皆代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祖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文所殺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之職貞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高麗之釁乾封三年李勣拔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

平壤城執藏収其地盖朱蒙至藏有國九百年矣

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聖歷二年也後稍自為國至元和末遣使獻樂工

同光天成間高麗國王高氏累遣使朝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德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六十四年通上九百年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高麗國王王建立明宗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朝貢明宗拜為王

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四年開寶五年來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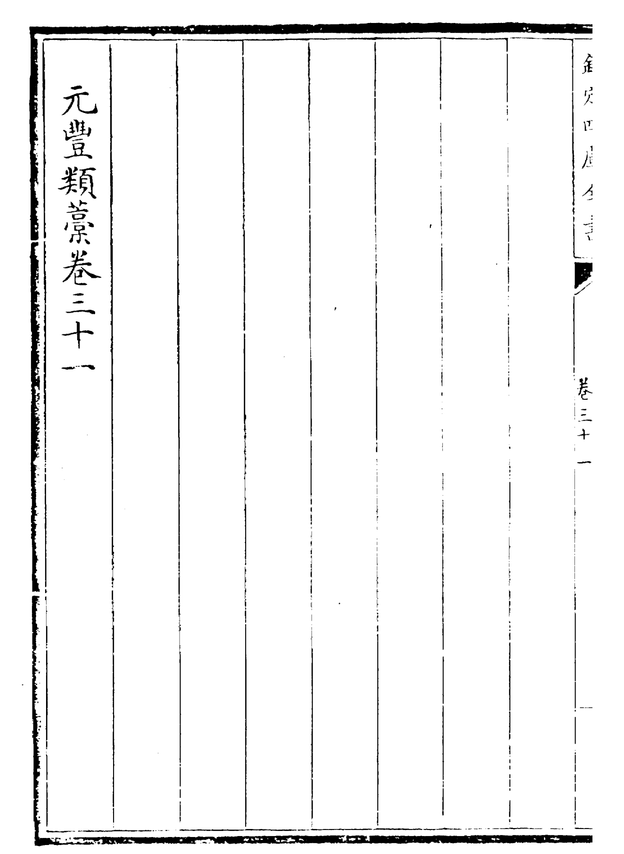
昭死子伷立開寶九年太平興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來貢

伷死弟治立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雍熙元年端拱二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求印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五年來乞師優詔荅之

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咸平三年

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誦錮函詔六年來貢乞師優詔答之

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元豐類藁卷三十一

元豐類藁卷三十二

宋 曾鞏 撰

劄子

論中書錄黄畫黄舍人不書檢劄子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黄畫黄并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黄畫黄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

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黄畫黄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況錄黄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為别異執政乎則錄黄畫黄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勑有不便者皆須

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惟書詔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令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自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況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敢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茍止伏乞

校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元豐五年九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劄子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遞到詳定官制所狀内事件有合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攷

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隷給事中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

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

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

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令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省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即卻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未有

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無官制所狀内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収掌如闕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内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

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
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
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黄令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
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責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
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
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

印蓋緣本職文字處有事干機密難就别官用印故

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劄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瑋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罷隨駕便錢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

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劄子 未上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比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

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參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來無賴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順情蓋庇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

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隣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擿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内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内須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之人凡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内舍止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内有本處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

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

上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

況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絶舍止浮浪及籍記惡

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别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

内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収領送官則是

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

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内如遇有賊盜晝時

告報本保長巳下同保人户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别保即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内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别保遞相告報襲逐舊有鋪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守宿未有處愿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畧若合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保内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别保即遞相擊鼓報應襲逐並置鋪屋及鼓仍輪保

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内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後世置鄉亭儌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勑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内巡警廨宇所在州給與印歷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内巡警每旬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歷每季本州將旬申與

印歷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廵不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輙遇譏察竊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劄子未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

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

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劵差人徒步押來恐於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勑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令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令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為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

折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禀朝㫖所貴遠人得知朝廷

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劄子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

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者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悦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皇寧處是用再干旒扆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譾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

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内不為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愊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答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强顔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盖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陽為沴經涉冬春隴畆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内疾癘

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于羣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不職今茲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別令舊德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證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

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況應天感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臣無任哀誠廹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劄子

奉勑修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歷至於時政記起居注亦皆未備今此論次實憂疎略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闕遺今取到修撰仁宗皇帝

實錄院行迹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採取備應

干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

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

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曽經朝廷奬遇

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内立傳欲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徧行指揮仍劄付

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内銓入内内

侍省閤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傳者竝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限日近修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正任刺史閤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竝乞付中書遍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悉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

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
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
憑看詳編修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略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
中書劄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
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
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實錄院所闕宣勑及誥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歷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榷酒等凡于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録供報當院

一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于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于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畧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奏修撰官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手分不

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修撰事蹟各
件令合行手分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修撰
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實錄院亦
奏合於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
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
官魏孝先樞密院修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
書庫等官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

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于三司

審刑院大理寺屬官内選差一員各令應副檢尋文

字令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

修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伴官等正

官借官簿等册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脩纂仍

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録于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勑黄照證修纂

元豐類藁卷三十二

元豐類藁卷三十三

宋 曾鞏 撰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絹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篚旅以造庭徂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絹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兹為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輒用土毛敢衆庭實第從臣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扆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衆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預造

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臯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𠫭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頎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秪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

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頼臣無可捃拾兼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

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
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為母親見在
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
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寜二年朝廷
察其高以為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
静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

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録命下而回
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
得録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
其世蓋有故事令與王回同時見録之人有孫侔而後
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爲上聞者
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
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
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

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倖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歲孫倖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

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閒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剸治煩劇必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況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

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敕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敕牒臣未敢祗受已牒

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曽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盖未及之列於郎曹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誡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静

所守如此況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奬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閒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右臣輙露悃愊仰干旒扆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任

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内寇孽遺類往往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況臣到

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茍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來羣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内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

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閭臣之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晨昏之戀既未得伸廹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歳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内長子二人皆違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内又㝡居長犬馬之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别有陳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不敢别有住滞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

欲候授敕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敕命附遞前來或至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檢到敕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己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内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於臣之心實爲廹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慈特賜矜許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䟽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秋紀節繇唐室之寢昌矧屬熙朝寔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土之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偕動植永頼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鳦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繇

興刱屬休辰實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愛戴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為夷夏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算前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晞北極之尊用將微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羣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二十日伏奉勑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

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伏念
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
主職與内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
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為日已久兼臣昨任福
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
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如
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
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依日月之

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
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
任臣見以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
州付臣謹具狀奏聞候勑旨

元豐類藁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一第四頁後二行郎員外郎刊本上

郎字缺據彭本補

第十三頁後六行小注開寶九年刊本九訛元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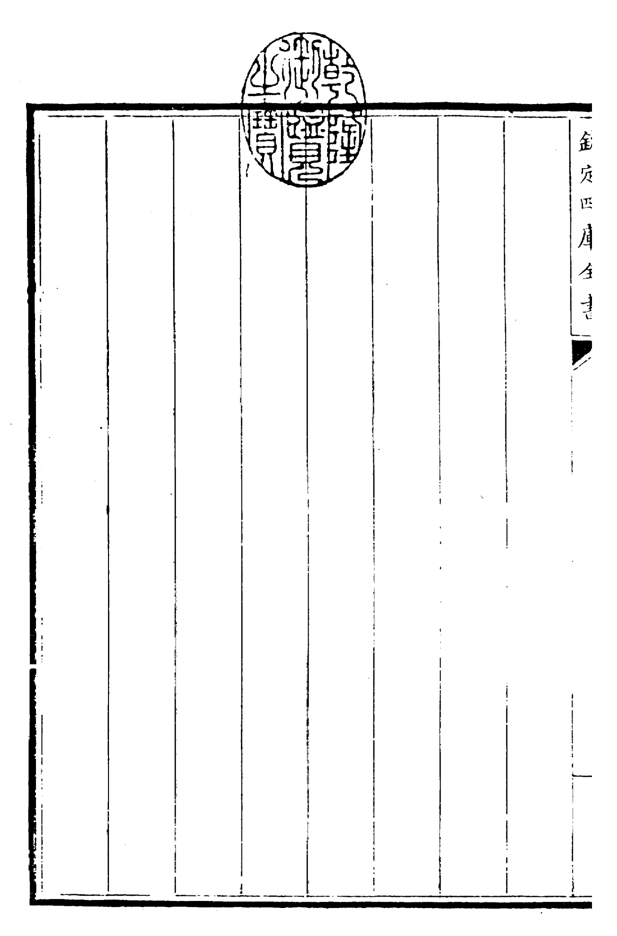
宋史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小注雍熙元年原本脫雍熙二

字元訛九據宋史改

卷三十三第五頁前二行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刊本福訛備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四至三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四

宋 曾鞏 撰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令僕射侍中爲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

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産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盖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册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説罷中書令為尚

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盖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舘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臣張等奉勑撰盖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説定也伏惟

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草敝興壊以修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羣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内閣以文學為職宜畧

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可牽强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勑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羣情顒顒孰不自願爲能以托名於

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願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敬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

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髙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髙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藐在外服十有二年無銜巒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絶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疏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羣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涸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

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輙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況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黙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盖以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羣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理三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盖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盖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

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彞倫庶績皆得其

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别幽明信其賞必其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實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别以陛下之所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

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君嚮國之心託勢疎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

陛下居法宫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衒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跡在隱約之中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効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絶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别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共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惟潁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蠢冥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察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絶衆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盖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

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藐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閒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塡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頋僶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埶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察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

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茆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葢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折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寛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葢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狥己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

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邇法坐之嚴凝耳不接德音之温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説以獻陛下方日孜

致大有為於天下内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説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髪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曽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别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草易

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數奏干冒宸嚴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修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修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修會要計三百卷修纂以來經

涉十有餘年編修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
令已是八月中旬其若依限修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
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
改損益不獨於翠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
以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
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翠添展期限
緣五朝典章本末闊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
能兼況今來進本裝冩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

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閤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册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為經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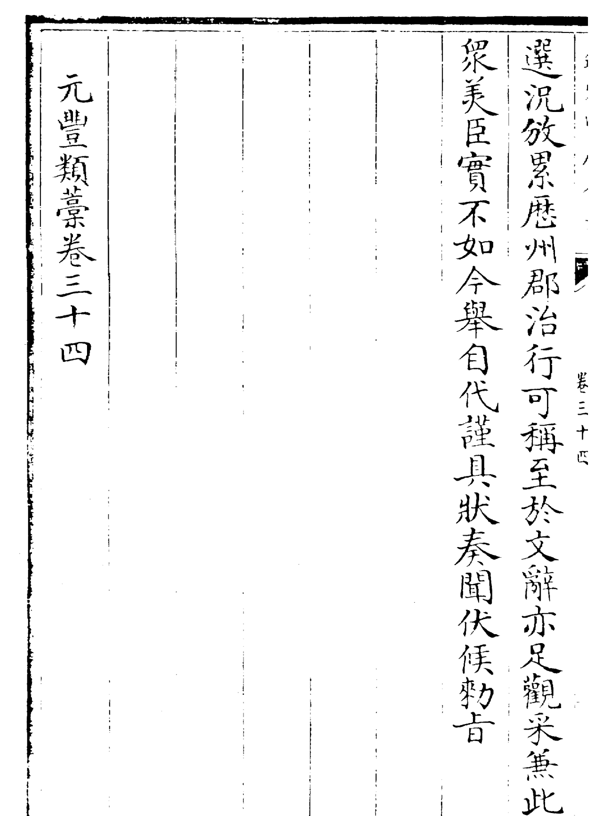
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盖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為近古自斯巳後豈獨彞倫紕斁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衮楊炎元稹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逺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釆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

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瞀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瘝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疏遠必有殊絶特

出之材能副聖神奬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勑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兹



選況效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
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元豐類藳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三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五

宋 曾鞏 撰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錄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絶產閩粤者比巴蜀南海又為殊絶閩粤官舍民

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粤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絶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槩以常品相沿巳失其尤殊絶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

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顧以常品其尤殊絶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往往屬厭而大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何也蓋荔枝尤殊絶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修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

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産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内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絶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絶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粤之産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

也

荔枝録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盖為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歳生二一作二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蓁家紫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

已三百歳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為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緑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核獨緑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蔕大而下鋭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録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福州惟一本玳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

城東琉黄以色類琉黄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作二百然其品殊下蚶殻以狀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殻厚色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双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蔕双實真珠荔枝圓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

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

言於茘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茘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内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答檢會熙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

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収估價回答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具如前竊以髙麗於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修貢職使者相

望其中間厭於强鄰自天聖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阼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强鄰之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贊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旨許受之而資以官

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盖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還其珪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献其方物以致

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屬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一作二十萬受之者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

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

有知轉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悦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為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懐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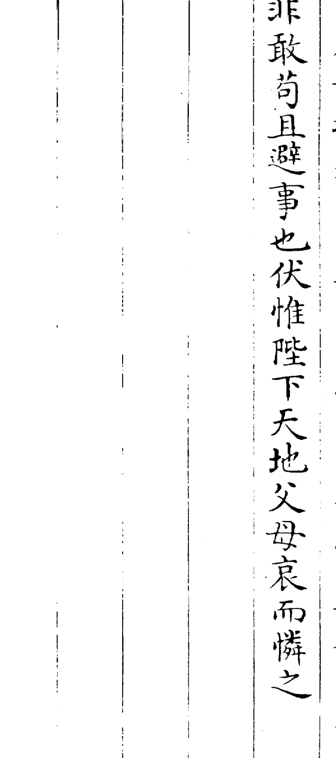
擬辭免修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修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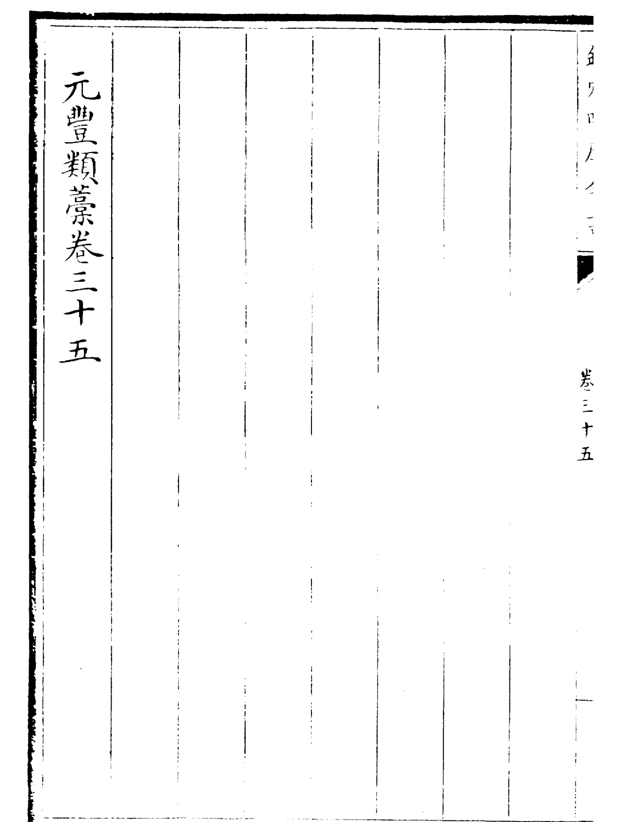
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祗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榮遇況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

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遵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況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況五朝舊史

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
勒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毁之餘
材質駑下豈宜輙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
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吕失
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
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寖久不職
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
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愊罷臣史事别與



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聽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元豐類藁卷三十五